

港澳商战系列小说



鳄鱼潭

EYUTAN EYUTAN EYUTAN EYUTAN

〔澳门〕星显 著

鳄鱼潭

● 〔澳门〕 星显 著

● 北岳文艺出版社

鳄鱼潭

(澳)星显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8.25 字数: 306千字

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 000册

*

ISBN 7-5378-0912-4

I·690 定价: 8.50元

责任编辑 席香妮
封面设计 任丽凤

目 录

第 一 部

飞 鳄

第一章	龙争虎斗.....	(3)
第二章	美女祸殃.....	(19)
第三章	另起炉灶.....	(35)
第四章	豪门黑帮.....	(51)
第五章	妙识迷途.....	(66)
第六章	计施连环.....	(82)
第七章	鳄生飞翼.....	(100)
第八章	夜半惊魂.....	(117)
第九章	妙戏连场.....	(132)

第 二 部

财 桌

第一章	金银幻石.....	(149)
第二章	鱼跃龙门.....	(166)
第三章	水火交融.....	(182)
第四章	豪门恩怨.....	(199)
第五章	借体还魂.....	(215)

第六章	烟雨秋深.....	(230)
第七章	妙转财轮.....	(245)
第八章	巅峰招数.....	(259)
第九章	云迷财泉.....	(274)

第 三 部

夜 鹰

第一章	银都夜鹰.....	(291)
第二章	骤变风云.....	(306)
第三章	进退维谷.....	(320)
第四章	兵行险着.....	(336)
第五章	世家风云.....	(350)
第六章	傲对银枪.....	(364)
第七章	困兽犹斗.....	(379)
第八章	孤注一掷.....	(393)
第九章	大鳄无悔.....	(408)

• 第一部 •

飞

鰐



龙争虎斗

狂风陡地在一座豪华庄园内卷起，随即“喀喇”一声，把老主人钟正宏睡房窗外的一枝梧桐树吹折了。

这时是上午十时，钟正宏习惯打完太极拳后，便返睡房小歇。他已六十多岁了。他创办的宏景建筑地产公司在香港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，现时除非是特别重大的事务，其余能够放下的，他已全部放在他的独生子钟志豪身上了。

钟正宏在小歇中被突然惊醒，他瞥了一眼窗外，神色蓦地一变：凤凰来仪，棲于梧桐，梧桐被折，凤凰惊飞！

今日是港岛一块地王拍卖的日子。

明天恰好是钟正宏的生日大寿。

这块地王钟正宏志在必得，因为这是他的贺寿大礼，他心中渴盼的凤凰来仪。

地产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：地产世家，宏景称雄，岑福不出，谁与争锋？

宏景出手竞投的地皮，无人敢直攫其锋，港岛那块地王尚未正式拍卖，行内已有人断言这已是宏景的囊中之物，因为岑福不出，谁与争锋？

岑福是否出手竞投？这成了行内人关注的焦点。

钟正宏眼中盯着的也是岑福。但据宏景的智囊兼建筑工程师陈景镛分析，岑福不会出手竞投，因为他已无能为力，他打算收购彩视澳洲帮的大股权，已消耗了岑福的大半财力。

“嘿嘿！岑炳然的后代怎地这般没大没少？彩视被他硬要插进一脚，瞧着他老头子的脸面，这口气我忍下了，这块地皮，既明知我钟家已志在必得，他岑家还敢伸出手来么？”

钟正宏自负地下了这个判断，心中的焦躁便舒缓了点，轻轻地吐了口气。随即他的眉头又拧了起来，神色虎地一变。

为什么，为什么却现梧桐被折、惊飞凤凰来仪的不祥之兆？

各界瞩目的港岛地王拍卖会，订在上午十时半，在弥敦道的美丽酒店举行。

上午十时许，各式时款的小汽车便响着号，纷纷驶到美丽酒店的停车场。片刻间，进行拍卖的美丽酒店太平洋厅，便已挤满了人。

十时二十五分，距开场的时间尚有五分钟，后来的人已很难进场。财经新闻记者拼命地大张喉咙嚷着要人们借光，但他的声音，却被沉雷般的嗡嗡声淹没了。

十时二十八分，人群中突然腾起尖声的叫嚷：“嘿！宏景地产的大公子钟志豪亲自出马哩！”

果然，宏景集团的执行董事钟志豪在太平洋厅的门口出现了。傍在他身边的，还有一位蓄了极漂亮二撇胡的青年人，他是谁？此时就连消息最灵通的财经记者也不知道。

两名彪形大汉在前面开路，把钟志豪领到早就号定的前面第一排最有利的位置上。

当钟志豪在第一排坐下不到一分钟，人群中又腾起惊呼声：“啊呀！岑福地产集团的董事长岑逸荣！执行董事岑逸峰！”

“嘿！岑氏家族的大少、二少一齐出马，今日注定有好戏瞧了。”

岑逸荣和岑逸峰的出现，令钟志豪的心突突一跳。这不过是偶然的巧合吧！很快，他又寻着推翻自己霎间情绪波动的理由，迅速地冷静下来了。

岑逸荣和岑逸峰一行人挤过人群，在第三排稳然坐下。

隔前排约莫六呎远，摆了一张高桌，桌上放了一把锤子，不少人的目光盯着这锤子，憧憬着这锤子最后一击的千钧力度。

十时三十分整，拍卖行的经理挟着一叠文件走到高桌前，立刻道：“各位，本次拍卖的地皮为港岛地段三百三十八号，地积五千方呎，非工业用地，经地政署同意修改用途至可以兴建酒店。本行受拍卖人金发公司委托负责拍卖。”

拍卖行经理不动声色地读着文件。他非常精于此道，脸上根本瞧不出任何喜、怒、哀、乐的表情。他顿了一下，随即便提高了声音道：“这幅地皮的低价是一亿五千万港币，每次加价规定五百万元。现在拍卖开始！”

“昌隆一亿五千五百万！”

拍卖厅静了一霎，随即便有人承价道，但出手很谨慎，只加码五百万，是起码的数目。昌隆地产公司的代表叫价后，连忙往前面的岑氏家族兄弟二人溜了一眼，眼利的人都发觉昌隆代表的神态异常，但谁也不明白这是甚意思。

这情形钟志豪亦发觉了，他微惊地瞥了岑氏兄弟一眼，但岑逸荣、岑逸峰却出乎意料的沉默。钟志豪想了想，便用手指在身边二撇胡青年的掌心点了三下。

这是一个暗定的讯号，二撇胡青年缓缓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宏景一亿七千万！”

二撇胡青年的托价声刚落，嗡嗡声马上腾起：“啊，一次加

价一千五百万！这是大手笔哩！”“宏景果然志在必得！”“嘿！地产世家，宏景称雄，岑福不出，谁与争锋么！”

但噙叫声刚一沉，昌隆地产的代表又托价了，虽然仍是规定的五百万起码数目。二撇胡青年又站起来托价，这次是加码二千万！

此时，这幅地皮的价钱，已达一亿九千五百万，但昌隆仍旧咬住不放，把数字托高至二亿一千万了！

宏景地产的钟志豪神色不由一变，扭头向他身边的二撇胡青年耳语道：“怎的了？昌隆似乎狼咬不放！景镛，你看？”

二撇胡青年陈景镛唇上的二撇胡微一抖，便断然道：“并非昌隆咬住不放，而是另有其人！”

“是谁？岑福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，但不排除这个可能！”

“为什么？你不是说，岑氏欲插手彩视，已把大半资金困住么？”

“商场瞬息万变，什么事也可能发生。”

陈景镛避开钟志豪略带责难的目光，道。

钟志豪微一咬牙，道：“老头子对这块地志在必得！昌隆胃口再大，也无法把它啃下！”

钟志豪突地把右手二根指头举了起来，响亮的叫道：“宏景二亿四千万！是二亿四千万！”

拍卖场上先是一阵惊雷过后般的沉寂，但立刻，便腾起满场的哗叫声：“二亿四千万！出手便是三千万！”

“钟氏家族，这是钟氏家族的作风！”

“哟！这幅地皮已涨到每呎五千块了！虽然是地王，但恐怕过分抬高丁，再接下去，只怕很难承托了！”

“嘿嘿，早就说这地皮非钟家莫属么！”

这纷乱的叫声，钻入钟志豪的耳内，他虽仍很镇静，但也不

禁微笑一下。陈景镛的二撇胡却仅微微一抖。

“二亿八千万！岑福二亿八千万！”

就在此时，岑家二少岑逸峰忽地站了起来，啪的弹了一下手指，意气风发的喊出一个令在场的人，包括他自己在内，终生难忘的数字。

拍卖行经理立刻眉开眼笑，锤子亦立刻举了起来，接口喊道：“现在出价是二亿八千万！二亿八千万！”

这声音喊过后，挤在太平洋厅里的人，像突然碰上一股强烈的龙卷风，嘴巴被扯了开来，久久地合不拢去，拍卖场陷入死一般的沉寂。

“岑福二亿八千万！”

拍卖行经理第二次叫价了，他的锤子已作势地要敲下来。

拍卖场依然死般沉寂，这时就连行外人亦知道，在这个价位上再硬拼，那无疑是自杀！

钟志豪脸色苍白，他在陈景镛的掌心上一急促的划了个“？”号。

陈景镛想也没想，便把手掌一翻，在钟志豪的掌心上一划了一个“十”字。

钟志豪的意思很复杂，有“怎么办？是否跟下去？万一失去，在老头子面前如何交待？”一连串问题。

陈景镛的回答却非常简单：现时每方呎已达五千六百块的死亡线，再硬拼下去，就等于赶着去见上帝！

钟志豪再拼力挣扎了一下，在“二亿八千万”上再加了一个起码的价位五百万。但他这种垂死挣扎式的托价，却立刻被岑福识破了，岑逸峰微笑着，喊出了“二亿九千五百万！”

“岑福二亿九千五百万！”

拍卖行经理连叫了二次。这时，眼见再无人出价了，岑逸峰

依照规矩，再一次加价五百万，这是拍卖行的规定。

“岑福三亿！”

“岑福地产出价三亿！请证实一下！”

拍卖行经理举着锤子，最后求证。

“是，岑福地产出价三亿！”

“砰！”拍卖行经理不待岑逸峰意气风发的声音落下，手中的锤子便向高桌狠狠的击下！

这有如一个暴风来临的信号，立刻，死般沉寂的拍卖场沸腾起来，闪光灯强烈的镁光，相机按快门的咔嚓声，近百双惊奇的眼珠，上百人感叹声、赞美声全聚到高大英俊、鹰鼻慑人的岑逸峰身上，倒把岑福地产的董事长、宽额大口、相貌丑陋的岑逸荣冷落了。

这一切一切又汇聚成一个令人震撼的声音：“地产世家，宏景称雄？岑福不出，谁与争锋！”

在震耳的喧哗声中，钟志豪和陈景镛悄悄的退了出去，根本就没人留意他们，商场最讲现实，失败者永远没人捧场。

隔天是钟正宏的生日大寿。

下午三时许，在钟家庄园的花园、客厅、各走廊通道、各间休憩娱乐场所，便已人头涌涌、声响嗡嗡。

祝寿的音乐小调在大客厅四处旋绕。穿深咖啡制服、胸挂“迎宾”红布条的接待侍应，双脚随舌头急急移动着，按客人的身份引到不同的地方去。脚踏一双生胶底皮鞋的通传侍应，火烧屁股似地跑出跑入，刚在大客厅沾了点冷气的光，立刻又被来客的声音催赶着，苦着脸孔跑到烈日下的花园中去。

一会后，贺寿的头面宾客几乎都到齐了。

此时，通传侍应却匆匆跑进客厅，报说岑家的人到了。

正在客厅招呼宾客的钟正宏和钟志豪，闻报不由一怔，惊疑地交换了一下眼色。钟志豪微一咬牙，便走出去迎接。

岑家倾巢出动，领先的是岑福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岑老太太，岑老太后面紧随大儿子岑逸荣夫妇、二儿岑逸峰夫妇四人。

“正宏！六十五寿辰，天幸身子尚这般硬朗，秀芳向你恭喜了！”岑老太真诚的向钟正宏恭贺道，“秀芳”是她年轻时的名字，今时今日已没多少人知道了，就算知道了，也没多少人有资格直呼其名。

“好，好，托岑老哥的福气吧！阿嫂你也要保重身子啰！”钟正宏道，因“秀芳”这个字眼，勾起了他昔日与岑老哥岑焯然一道闯天下的回忆，他的语调沉缓，很带了点感情。

岑家的大少岑逸荣夫妇也向钟正宏祝了寿，钟正宏点头答谢。

这时，岑家二少岑逸峰手捧一个漂亮的盒子，整装上前，道：“这是特意向钟世叔贺寿的礼物！祝你龙马精神、长命百岁！”

钟志豪微一怔，道：“有心了！逸峰兄，这是甚礼物？”

岑逸峰的鹰鼻一耸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这是阿爸生前留下的三支百年佳酿，一支用来庆贺岑福终于投得那块地王，自然也得多谢钟兄你的容让。一支拿来向钟世叔祝寿，至于另一支么……”

钟志豪面色微变道：“怎样了？”

岑逸峰呵呵一笑，朗声道：“实说吧，兄弟不日必将在彩视董事局与钟兄你共事，届时这最后的一支，便该派上用场了！”

岑逸峰的话声刚落，岑老太便微恼低喝道：“逸峰，在钟世叔面前，说话怎可无规无矩！”

钟正宏却微笑一下，淡淡的道：“那也没什么，商场如战场嘛！况且后生可畏，我们这些老家伙没用啰，将来的天下，还不是逸峰等世侄辈的么！”

这时，在不远处与他的年轻的太太KK正说笑着的二撇胡青年陈景镛，却把钟、岑两家的说话尽收耳中，他的二撇胡飞快的抖了一下。

过了一会，岑家的人连生日酒也没饮，就推说有事，告辞走了。

钟正宏望着高大英俊、昂首阔步的岑逸峰的背影，脸色不由一沉，咬牙对钟志豪道：“哼！你有他的一半气魄，阿爸也不致于被人当面欺辱！”

钟志豪不服气道：“他虽然夺了那块地皮，但他是负创取胜！我和景镛计算准了，三亿元的地价，加上建筑成本，每呎已超过一万元，就算建成酒店全部卖出去，按市面的楼价他也损失惨重！况且……”

钟正宏沉声道：“况且什么，你说说看！”

钟志豪道：“这块地已把岑家的三亿多现金拖住，他欲再在彩视插上一手，便必定力不从心！”

钟正宏冷冷地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因此你就不敢托价，故意让姓岑的夺去，还以为这是良方妙策了？”

钟志豪微一怔，不解道：“是呵！不是么？阿爸！”

钟正宏嘿嘿道：“你中计了！你知道么？这幅地皮到了他岑家手上，值多少价钱？别的不说，光是拿去银行按揭^①，凭他岑家在金融界的面子，少说也按得了三、五亿！他手上可以运用的资金，便立刻多了二亿！凭这笔数，便足以把彩视澳洲帮的大股权买断了！嘿嘿，你等着去喝岑家那支百年佳酿好了！”

钟志豪神色骤变，他不得不承认，假如岑家拿那幅地去按揭银行，凭他岑家老牌地产世家的面子，多按三、二亿的确并非难事，这样一来，岑家不但勇夺地王、一飞冲天，而且实力大增，轻易便可以踏足彩视的董事局来了！

^①按揭：拿物业抵押贷款的一种金融交易方式。

钟正宏瞥了儿子一眼，又冷冷的添了一句：“哼哼！连人家一箭双雕的妙计也瞧不透，还敢自夸什么良方妙策，还有什么智计超人、最出色的建筑工程师！”

钟正宏末了一句，明显地，把参与竞投的陈景镛也扯进去了。

钟家父子的对话，声音虽然轻微，但却点滴不漏的钻入陈景镛耳中，钟正宏末了一句辛辣的嘲讽，对陈景镛来说，比当面怒斥更令他羞辱，他的二撇胡剧抖了一下，面色唰的涨红了。但随即他的眼神又一亮，钟正宏的话似乎令他瞧到其中一点强烈的光芒！

“你怎么啦？不舒服么？”他的年轻太太KK，发觉他的神色有异，柔声道。

陈景镛迅速平静下来，微笑一下，道：“没什么，我只是忽然明白了，金矿到底在什么地方！”

KK不由一怔，惊道：“景镛，你疯了么？”

陈景镛低笑一声，“疯什么！KK，是生日宴入席的时候了，走呵，饮生日酒去！”

这一顿生日酒，陈景镛大概是饮多了，离席时已摇摇欲倒。钟志豪吩咐一位侍应，帮着他的太太，把他送回家去。

陈景镛的家在港岛的一幢大厦内。

陈景镛真的喝醉了。KK把他扶入屋后，陈景镛便跌跌撞撞地跑入睡房，在床底下翻出一个残旧的擦鞋帚，狠命地抱在胸前，像饿急了的娃娃见了奶嘴般放声哭了。片刻后，又哈哈的狂笑着跑出厅来。

“景镛！你疯了么？”KK从浴室冲出来，她拎着一一条热毛巾，正打算替他敷面解酒，她被陈景镛这模样弄得目瞪口呆。

陈景镛这时的酒气却忽然醒了，他平静地向妻子点点头，道：“没事了，我出去走走，清醒一下就没事了！”

陈景镛下了楼，一直向北面走去，在维多利亚海傍，他蓦地